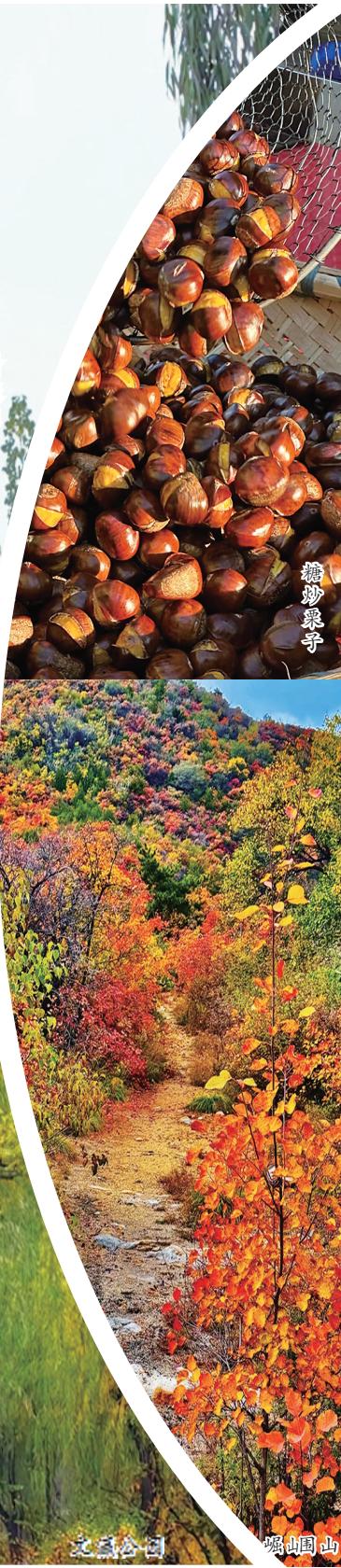


太原秋日美

李爱林



烟雨晋阳湖

郝妙海



10月12日，周日。推窗望去，雨雾如轻纱笼罩四野，远处的楼宇、树木都浸在朦胧的水汽里，轮廓模糊了几分。楼下小区内，零星行人撑着伞缓步穿行——这场连绵六七日的雨，竟未有停歇的迹象。早餐后，心底突然涌起一股冲动：去晋阳湖看看雨景。征询老伴意见，她头也不抬地拒绝了。

无奈，我从衣柜里翻出一把折叠伞塞进马夹口袋，独自下楼。万幸，天空虽依旧阴沉如晦，雨却暂时停了。自2019年晋阳湖公园建成开放，凭借近水楼台的便利，五年来我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。但在蒙蒙细雨中游园，印象里仅有一次，今日便是第二次。

十分钟光景，我已踏入公园北三号门。放眼望去，偌大的园区竟空无一人，果然如老伴所言。可我此行本就为赏雨中湖景，有无游人相伴，倒也无妨。

我沿着湖西岸缓缓南行。连日雨水将原本洁净的路面冲刷得愈发清爽，一层未及散去的薄水如镜般铺展，路旁高低错落的花树倒映其上，影影绰绰，别有一番韵致。部分路段散落着红黄相间的落叶，这是晴日里难得一见的秋日景致，为雨雾中的公园添了几分暖意。

继续前行，树林与草坪间弥漫着薄薄的氤氲雾气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。倏忽间，细密的雨丝又开始飘落，我却不愿急于撑伞，依旧慢悠悠地走着。路边的草木皆换上了“晶饰”：无论是阔叶的尖端，细窄的草叶，还是针状的松叶，都缀着一颗颗圆润的水珠。待水珠积攒到一定重量，便倏然坠落，而后新的水珠又在叶尖慢慢凝聚，循环往复，透着灵动的生机。在一条向西延伸的湖侧沟渠旁，一溜小树上缀满了密密匝匝的小红果，经雨水浸润后愈发明艳剔透。果柄下方同样挂着晶莹的水珠，红果与水珠相映成趣，在朦胧雨雾中格外惹眼。

拐过一道弯，我踏上沟渠上的小木桥驻足远眺。雨中的草木褪去了平日的清淡，红的更艳，黄的更浓，就连苍翠的松树也仿佛被洗得愈发深邃。唯独沟中芦苇变化惊人，十几天前还墨绿挺拔，如今已黄了大半，顶端的芦花垂着头黏连成簇，灰扑扑的模样远不及晴日里随风摇曳的轻盈姿态。

两个小时后回到家中，我才发现衣服上已沾满点点雨渍，而口袋里的折叠伞，竟始终保持着干爽。

跨过木桥左行百米，便到了常来的“樱花双堤”景点。一条长约500米的堤坝伸入湖中，将两岸水域隔出一片30亩左右的“湖外湖”，这里遍植荷花，既是我最偏爱的去处，也是观赏湖景的绝佳位置。我缓步走上长堤，东侧浩瀚的晋阳湖尽收眼底；湖心小岛在雾中若隐若现，对岸楼房的下半截隐没在烟雨里，上半截的轮廓却清晰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，虚实交织间别有韵味。此时雨丝又起，细碎的雨滴悄无声息地落在烟雨蒙蒙的湖面上，连微小的涟漪都未曾激起。几只水鸟在不远处的水面游弋，可惜我对鸟类知之甚少，加之距离较远，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近几个月常见的白骨顶鸡。

堤西侧的湖外湖中，残荷遍地。多数荷叶已然枯黄，铺在水面的叶片上缀满大小不一的水珠，兀自挺立的叶片中心则聚着大大的水泡，在无风的静谧中蛰伏。荷花早已谢尽，唯有高低错落的莲蓬直挺挺地昂着头，宛如这片水域的守护者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在满池枯黄之中，竟有几枝睡莲悄然绽放，红色与黄色的小花虽数量不多、个头不大，却为沉闷的雨景注入了鲜活生机。更添意趣的是，一株红睡莲旁，几只水鸟正自在嬉戏：一只体型稍大的水鸟悠然穿梭于荷叶间；一对常见的小野鸭似是察觉到我的注视，扑腾着翅膀钻入水中，瞬间没了踪影。这时我发现，以岸边台阶为参照，连日降雨竟让晋阳湖水位上涨了约15厘米。

湖西岸的人工土丘上，樱花、银杏、槭树等花木因连日阴雨提前落叶，五彩斑斓的叶片铺了一地，宛如天然织就的锦缎。我从双堤漫步到土丘之上，不时举起手机记录这雨中独有的景致，走走拍拍间，早已忘了时间，满心都是流连忘返的惬意。

天色还未大亮，屋里的暖气片刚有了些温煦气息，小孙子便裹着毛茸茸的睡衣拱到我床边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：“爷爷，您说的秋天，到底藏在太原的哪儿呢？”我笑着摸摸他的头。想着，得带他去寻寻，用我这老太原的步子，用我这双看惯了六十载并州秋色的老眼。

出门时，风是清冽的，像刚从汾河里捞起来带着水汽的润。阳光却慷慨，斜斜地铺下来，给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都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边。我们不坐车，就沿着人行道慢慢走。第一站，是离家不远的文瀛公园。这里的秋，是有说头的。湖面比夏日沉静了许多，水色是种沉静的碧，倒映着更高、更远的蓝天。几株年岁最老的垂柳，叶子已染上深浅不一的赭石与金黄，但依旧柔柔地垂着，像不肯完全卸去绿妆的、矜持的姑娘。风过时，便有些许早凋的叶片，打着旋儿，飘飘悠悠地落下来，悄没声息地歇在草地上，或是水面上，漾开极细极淡的涟漪。

小孙子蹲在湖边，捡起一片完整的、边缘已卷起焦黄色的树叶，对着太阳看那叶脉，像看一幅神秘的地图。“爷爷，这叶子好像您的手掌。”他天真地说。我心头一动。是啊，这叶脉，何尝不似我掌心的纹路，也记录着风雨和时光。我告诉他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文瀛公园周围还没这些高楼，湖显得更开阔。秋天的傍晚，我常和玩伴来这里，听那秋虫最后的、拼尽全力地鸣唱。那时节，空气里飘着的，除了落叶腐烂带来的、略带酒意的醇厚气息，还常常混杂着从附近人家飘出的煮玉米和烤红薯的甜香。那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太原娃的、关于秋天的最朴素的嗅觉记忆。

离了文瀛公园，我们信步走上迎泽大街。这条太原的“长安街”，在秋日阳光下显得格外宽阔、明朗。我指给小孙子看道路两旁挺拔的国槐。它们的叶子正由绿转黄，却不是那种灿烂的金黄，而是一种更沉稳的、带着绿意的淡黄，像上好的古玉。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筛下来，在人行道上印出斑驳驳、晃动跳跃的光影。我说：“你看这些树，它们看着太原一天一个样儿。我年轻那会儿，这路还没这么宽。如今，车流如织，声音是沉闷而持续的轰鸣，是这座城市强劲的脉搏。这秋日的美，不独在自然的变迁，也在这人世间静默而巨大的生长里。”

走得有些乏了，便往食品街拐去。一踏入食品街的牌楼下，空气骤然就变得热闹而丰腴起来。这儿的秋意，是具体可感的，是能闻得到、尝得着的。最应景的，是用铁皮喇叭吆喝着的“糖炒栗子”。那粗粝的黑沙裹着油亮的栗子，在锅里“沙啦啦”地响，像是一首秋日的交响诗。我买了一包，热烘烘地捧在手里，剥开一颗，金黄的栗仁又甜又面，小孙子吃得开心极了。这香甜暖热，立刻驱散了清晨的那一丝微寒。我看着他，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父亲也曾在这相似的街巷，给我买过一包热栗子。这

滋味，这情景，竟像穿越了时空，重叠在一起。太原的秋天，便在这市井的烟火气里，有了温度，有了传承。

走出食品街的喧嚣，我带着孙儿打车来到汾河景区。沿着汾河岸漫步。如今的汾河，早已不是记忆中那条时而温顺、时而咆哮的“母亲河”了。经过整治，它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玉带，平静地穿城而过。岸边的景观带修得极好，各种树木高低错落。秋色在这里，便有了层次。河水映着蓝天、白云和两岸斑斓的倒影，静静地流淌着。

走累了，我们便在亲水平台的石阶上坐下。望着这悠悠的汾河水，我的话匣子便关不住了。我给小孙子讲，古时候的太原，叫作晋阳，是李唐王朝的“龙兴之地”。这汾河水，见证了多少英雄豪杰的往事，又承载了多少寻常人家的悲欢。我给他背小时候先生教过的诗句：“汾河不断天南流，天色淡清涵暮秋。”虽然眼前的景致已大不相同，但那份天高水长的秋日意境，却是相通的。我告诉他，太原的秋天，不止有眼前的这些。若再往城外走走，去到晋祠，那里有周柏、唐槐，秋日里更显苍劲；那难老泉的水，四季常温，在秋天里会蒸腾起更浓的白汽，如梦似幻。还有崛围山，秋深时，漫山红叶，层林尽染，那才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泼墨写意。

“所以说啊”，我总结道，更像是对自己这大半辈子光阴的喃喃自语，“太原的秋日美，美在文瀛湖的沉静，美在迎泽大街的变迁，美在食品街的香甜，也美在这汾河的悠远。它不张扬，不炫目，像一坛陈醋，得慢慢品，才能尝出那岁月积淀下来的、厚实的滋味。它藏在每一片变了颜色的叶子里，藏在每一阵吹过街巷的凉风里，也藏在咱们太原人一日三餐的烟火日子里。”

“回家吧，爷爷。”小孙子拉起我的手，“我好像，闻到秋天的味儿了。”

我笑着站起身，牵着他温热的小手，踏着满地的霞光，朝着家的方向慢慢走去。这一天的寻觅，于我，是温习；于他，或许是播种。太原城这深沉而安详的秋日之美，大约就是这样，一代一代，在看不够的风景与讲不完的故事里，悄然流淌下去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在太原开化寺这片寸土寸金的闹市区里，竟藏着一处盛满秋日人间烟火的早市。当年为了孩子就近入学，我们在南肖墙晓山大厦旁的居民楼安了临时的家，楼下便是学校操场，孩子上学的难题迎刃而解，买菜却成了新的困扰。

直到某个秋日清晨，我与妻子在钟楼街逛逛时，瞥见不少人拎着鼓鼓囊囊的蔬菜袋子从身旁匆匆走过，袋口露出几截带着湿土的大葱和红彤彤的西红柿，透着新鲜的气息。打听后方知，菜市场竟在开化寺市场后的古玩市场内。自那以后，这里便成了感受太原秋日清晨烟火气的绝佳去处。

往来次数多了，我们渐渐摸清了早市的门道——它出入口四通八达，东南西北皆有通道相连。南仓巷是我们发现的第一条入口，藏在繁华的

知是甜香的好红薯。水果摊位绵延数百米，黄澄澄的酥梨带着脆嫩的质感，咬一口汁水四溢；红彤彤的大枣填满竹篮，颗粒饱满紧实；紫盈盈的葡萄裹着一层白霜，透着天然的甜意。果香混着泥土的气息，在空气中交织弥漫。想要淘到物美价廉的好物，还得耐着性子货比三家，与摊主讨价还价，尽是市井生活的鲜活滋味。

早市中央有一条数百米长的宽阔甬道，两侧摊位密不透风。甬道尽头的空地很大，被划分成五个功能区，肉品、海鲜、水果、蔬菜、五谷杂粮分区陈列，中间有循环通道相连。卖肉的摊主挥着刀精准切块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晨光下泛着油光，不时有顾客询问价格，摊主麻利地称重装袋，还不忘叮嘱几句烹饪技巧；海鲜摊位前，活蹦乱跳的鱼虾溅起细碎的水花，刚到货的螃蟹挥舞着钳子，摊

开化寺早市

史彦军

钟楼街深处。踏入其中，鲜活的气息便扑面而来：人潮涌动间，叫卖声、讨价声、孩童的嬉笑声交织成曲；摊位紧密相连，新鲜蔬果堆成了一座座小山，被秋日的朝阳镀上一层暖黄的光晕。绿油油的大葱挺拔精神，葱白沾着湿润的泥土，一看便知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；红彤彤的西红柿堆得满满当当，大的每斤1.5元，小的仅售1元，摊主操着地道的太原话吆喝着：“刚摘的西红柿咧！沙甜沙甜的，拌凉菜、炒鸡蛋都香！”实惠的价格吸引着人们围在摊位前争相选购，指尖划过饱满的果实，挑拣间满是对三餐的期待。

秋日的早市更是被丰收的气息填满，玉米摊位前总能排起长队。刚进门时，我被1元1根的价格打动，扫码买了10根便兴冲冲地跟着人流前行，玉米壳还带着清晨的露水，剥开几层外皮，金黄的玉米粒饱满紧实，透着清甜的香气。没走多远竟发现更便宜的摊位，小个头的玉米仅售0.5元1根，虽个头稍小，却颗粒饱满、甜度更高，妻子见状笑着埋怨我买早了，眼角却藏不住对这份实惠的欣喜，又挑了20根装进袋子。除此之外，白菜、油菜、生菜等各色蔬菜琳琅满目，青的翠嫩、白的莹润；新出土的红薯与土豆带着泥土的芬芳，表皮还泛着新鲜的光泽，摊主用小刀削开一块红薯，露出橙红的果肉，一看便

主熟练地用草绳捆扎好，递给等候的顾客；五谷杂粮区更是充满秋日的厚重感，金黄的小米、赤红的红豆、饱满的绿豆整齐地摆放在麻袋中，摊主用木勺舀起一把小米，米粒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，引得路人驻足挑选。

早点摊的烟火气最为浓郁，蒸笼冒着氤氲热气、油条的酥脆香气、豆腐脑的鲜香气息交织在一起，勾人食欲。刚出锅的油条金黄酥脆，咬上一口便听得见“咔嚓”的声响，搭配一碗浇满卤汁的豆腐脑，暖乎乎地肚，瞬间驱散了秋日清晨的凉意。还有现做的鸡蛋灌饼、饼皮烤得焦香，灌入蛋液后煎至金黄，刷上秘制酱料，撒上葱花和香菜，接过手时还带着滚烫的温度，一口下去满是满足。

早市每日清晨五六点开市，九点半收市，短短几个小时里，这里汇聚着太原的秋日市井百态。人们或推着小推车，或拎着布袋子，在摊位间穿梭挑选。

秋日的阳光渐渐升高，洒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映出满是笑意的容颜。早市的烟火气中，有丰收的喜悦，有三餐的温暖，更有生活的热忱。当我们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走出早市时，袋子里装满了新鲜的食材，也装满了对秋日生活的热爱。开化寺早市的秋日烟火，藏着太原质朴的生活气息，更藏着人间动人的温暖与鲜活。

秋(外二首)

王旭中

湖静蝉歇台亭，仲秋夜月亏盈。
玉盘光笼树灯，龙城蟾宫视频。

晋韵

永祚并春峰，漪汾槐夏枕。
长风雁秋环，太原雪冬滨。

山野

雨淋一柴蓬，瀑鼓二猿声。
鼠串三雀起，马舞四草坪。

素英的小院

从太原去武乡，是为了看望朋友苑兰，她在当地一个叫兴盛垴的地方担任驻村干部。

汽车在细雨中驶过茫茫绿野，又盘旋几道山峁，停在坡上一棵高大粗壮的槐树下。此刻，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正被雨后的薄雾笼罩着，四周的山峦也像是披上一层青色的柔纱，让人不由联想到一些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唯美画面。

与苑兰相见，已是傍晚，她刚从一位老乡家回来，见到我们，建议尝尝当地的羊肥小米。

炉灶里的柴火很快噼里啪啦燃了起来，映红了苑兰的脸庞。不一会儿，铁锅里的水咕噜噜开始翻滚，我们放入一大把小米，片刻工夫，阵阵谷香便扑鼻而来。

那一晚，喝着沁人的心米汤，吹着久违的山风，苑兰告诉我，明天一早驻村工作队要走访老乡家，让我先自由活动。我也正想独自走走，因此欣然答应。

第二天，天气放晴，太阳三下两下就跃上了村东头的山头，云朵也像鱼鳞一样铺满了湛蓝色的天空。我大口呼吸着山中清新的空气，沿着野花盛开的小路，信步来到与村委会隔着一道沟的几户老乡家。

墙上的人家，房舍不像平原村庄排列得那么整齐，这家的房子大多是依地势而建，或在高处、或在低处。巷子基本上都是弯弯曲曲。若是从一户人家去另外一家，看似近在眼前，实则要绕很长一段路。

村委会对面的山坡上，住着三户人家，在一户虚掩的木门前，我停下了脚步，因为院子中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她正坐在椅子上，手捧着一本书，安详地看着。

我上前轻轻叩门，老人抬头看见我，微微有些意外。我推门走进小院，向她说明情况，老人这才打消疑虑，放下手中的书，并搬来一个板凳，邀我坐下。

阳光此时正洒向墙头，村庄和大地笼罩在一片金色中。在这明媚的阳光中，我仔细观察起眼前的一切。院子不算大，但规划得很有序。一排北房大约有些建年头，屋顶的青瓦缝中长着一簇簇瓦楞花，在晨光的照耀下，那些瓦楞花像一位忠实的朋友，凝视着小院，守护着小院。

目光从瓦楞花收回，落在院子中一片生机盎然的小菜园，此刻，园子里红色的西红柿、紫色的茄子、青翠的豆角，以及南瓜秧上绽放着的硕大花朵、偶尔飞过的蝴蝶，让小院不仅充满了生机，更增添了一种迷人的色彩。

我赞叹老人把院子收拾得如此规整，老人笑着告诉我，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，还有的人家不仅有小菜园，还种了许多月季、牡丹、菊花。

在与老人的交谈中，我得知她姓武，名叫素英，今年70多岁，从小就在村子里生活。十几年前，丈夫去世，女儿出嫁，这座小院就只剩下她独自一人。

听到这里，我不仅隐隐有些担忧起来，心想，这样的老人，在农村，尤其是在这茫茫大山中的小山村里，该如何度过晚年。于是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。

素英老人很温和，说话不紧不慢，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热情地到菜园子里摘了两个西红柿，塞到我手中，让我品尝，然后才告诉我，政府每个月都会给她几百元钱，吃饭也有村里管。另外，驻村干部也经常来走访，像亲人一样关心她、照顾她，所以生活上基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。我注视着素英老人，发现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很足，很幸福。老人说完，又邀我到屋子里看看，我挑开门帘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应俱全的家具家电和摆放整齐的各种用品。我感叹素英老人对生活的热爱。老人说，丈夫去世后，她也患上了疾病，为此曾一度产生悲观情绪，觉得生活无望，但在许多人的帮助下，她不但慢慢走出了困境，而且生活越来越好。

与素英老人告别，已是中午，走出院门，朝村委会方向望去，看到苑兰正和几名驻村干部进进出出，一群老人在旁边的大槐树下拉着家常，偶尔还传来几句山歌。回头再看素英的小院，忽然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素英的小院